

一葉

王統照著



上篇

一

青年天根由學校中，聽了一位由外國新來的位哲學博士的講演，回來之後，便躺在寓室的長椅上，半晌沒有起來，腦子中只有悲觀主義；與定命論的觀念，在那裏來往，動蕩，衝撞，幾乎覺得沈重的頭顱，似已經漲破了。原來這個題目，就是在一小時以前，他聽那個疎髯瘦削的面貌的外國哲學家，所發揮與批評的。他對於哲學，本有天性上的嗜好，與研究的傾向。向來他讀過何種關於哲學上的書籍；與聽過怎麼樣的大學者的講說之後，他必不肯作盲從的判斷；他必細心苦思，如蠶抽絲般的反覆推證，考究，而用自己的主觀，來作嚴重精密的批評的。確，這或者就是他的怪癖，他好用自己的主觀，來判斷；與推測；鑒賞一切的學術與藝術的作品，甚至拿主觀去解釋人生。他自然知道研究任何種學問，當取客觀的商榷態度，不可純粹以一己的感情上的主觀見地作準。但他知道這種學術界遺傳下來的一貫的法則，不過他再不能用她來建造自己研究學問的

橋梁，所以他的議論與文章，人家都笑他爲感情論的哲學派；或者有些人呼他爲詩人空想的哲學。他却從不以他人的嘲笑與批評，而改換了他那主觀的見地與把握。他從不信什麼是純粹理性，對於這種類的書籍，他索性不常去閱讀他們。

可是在這個秋日的過午之後，他的主觀的判斷，也似乎失却了效力。疲倦癱散地由學校走回寓室，後他覺到全身的血液，燃燒一般的熱，而皮膚却冰一般的冷。倒在椅子上，再也沒有用思的力量，只是心臟與腕脈的跳動與搏擊，却聽得出。他不止是不能批評剛才所聽到的新學說，而且在此個時間中連所講演的也記不起來。

美麗的秋日；是可依戀的秋日。掛了絲的遊蟲，在窗前老榆樹下斜蕩着飛，幾個咽住殘聲的蟬兒，在西偏園中的小矮樹裏唱出淒清斷續的歌，風吹散開鳳仙花的微馨來，引逗着室內牆上掛的赤臂女神的畫微微地笑。什麼事物都一般地安適；一般地如前時無二，然而他的心靈中，却燒成噴火岩的熱烈，與急憤，舊事之影，只在他的迷惘的夢裏映現。

『哦！悲觀主義與定命論……』他悶極了，迸出獨語的這一句話，但他再不能續行思想下去。

時間過去了！已近黃昏。西方天上的蛋白色的秋雲，已經掩着落日的餘光，向隣家的園中投下。無力的秋蟬，已住了啼音。牆上的赤臂女神，也斂了她的微笑。夜幕漸漸罩了下來，黑暗又似起始來臨。他騙得實在不耐煩了，慢慢地坐起來，無意的目光，看到藤椅上編成的花紋，方的，圓的，八角式的；都是由直條的簾子編結成的。他看後，微微地由心中觸起一重內觀的感歎！他想圓的，方的，八角式的，都似人生的方式，微小的人生，任你們怎樣去變化無量數的生活方式，都逃不出原來一般粗細的簾條的編結。定命論呵！莫不是就是人類生命的編結的原始麼？……他正自迷亂的尋思着，忽由靜中聽到門外有個輕微的脚步聲，竹簾子從半暗中動了一動，走進一個少女來。她是天天在這時候照常的來，今天的黃昏，她又按着老例子走了進來，並且說一句話，如昨天晚上的話，一字也沒有更改：

『請吃晚飯去，裏面都收拾得了。』

他只管將全盤的心意，都交與簾椅上方式的模糊的花紋中，竟忘記了回答她的照例的話，默默地仍然用手抱住他的亂髮。

少女猶豫的吃了一驚！她知道天根向來是在屋中，這個時候從不外出的，見沒有回答她，便改了照常的習慣，走在椅子的一邊，柔和的低聲道：

『請吃晚飯去啊！都……』

一句話將天根提醒，突然立了起來，發出沈緩的重音，道出兩個字來是『定……命！』少女驚訝且疑懼了！便倒退了一步。天根從黑暗中看了她一眼，她覺得他那明朗的目光，注視着自己，便轉身向外走出，他也癡笑了一笑，隨她出來。

快樂的晚餐罷後，他的旅寓的主人——他的舅母的兒子——將才滿週歲的見兒，抱在膝上，逗着玩笑。表嫂端了一杯茶，正在喝着，一面却催着羅雲摘夜來香的小花。他懶懶地吃了半甌米飯，倚在一顆藤蘿的幹下，沒得言語。一會兒見兒被父親引逗的哇哇地哭了起來，他的中年的表兄，便笑着問他道：

『天根，你倒是見兒的老朋友，見兒好哭，你也有時哭。看你今天晚上這種不自在的樣子，多分要夜裏哭些淚珠了……』說着就將孩子遞與他的妻達馨，却走過來拍着天根的肩膀。天根

默默地不做聲。

達馨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少婦，她嫁了王志伯剛有三年的光陰，而不覺得將甜蜜的流光，很快的送過去。不知爲了什麼，這近年中，總和她的丈夫有些參差。志伯常常拿了他那神經質的少年的表弟，當作取笑的資料。達馨是個熱心的婦女，常常生氣說他不應該。志伯呢，却另有見解，他以爲如天根這樣少年的憂鬱，須要常引着他快活些，方於他有益。這時達馨將茶杯交與羅雲，用右手抱着見兒，便向她丈夫道：

『你不知道表弟的苦惱呵！只是這樣的和人家開玩笑……』她的話並沒有完結，志伯大聲道：『什麼苦惱？你知道嗎？』

達馨用了嚴正的聲音答道：『你不見他晚飯用的很少，他大概又想起姑母來了，你看他每天這樣的緊緊鎖住眉頭，你爲甚麼還這樣取笑他……』志伯半晌沒有說話。天根却將頭漸漸俯到扶住藤蘿樹幹的臂中了。

三個人都無聲的立在初秋之夜的衆星之下，連好啼哭的見兒，也睡在母親的柔軟的懷中。

了。獨有羅雲輕步地走在花池中。摘夜來香的花朵。

這樣的沈默中，天根終於沒有言語，就走出內院，到自己的臥室中去。

志伯在電燈下的書案上，正自替學生改算題，一本本的A，B，△的冊子，使看的人爲之眩暈。志伯是個精密與有耐力性的人，便一本一本的細爲改正，預備明天的早班，好交付與他的學生。達馨却斜坐在北面的鏡台前，照着鏡子梳頭。她一面慢慢地梳着長的頭髮，一面時時偷看她的丈夫，却見他正在聚神會意的在那邊改算學上的字碼。他們自從天根沒有說話走出之後，達馨便到室內去料理見兒睡覺，志伯在庭中踱來踱去，直到這時，他們也沒再說一句話。

達馨用寬的梳，將頭髮總梳了一回；又用密的梳，去分梳，很自然地緩緩地作她細密的工作。直到她看見他的丈夫，將學生的課本都檢點清楚之後，便將頭髮鬆鬆地挽起，用個壓髮束在後面，用水洗着手，向她丈夫突然的道：

『你認得天根弟從甚麼時候起？我究竟不會知道。』

志伯迅快的看了她一眼，便用手指輪算着道：『從十一年前的二月裏，我隨着母親去到他

家一次哦！那時他才十三歲呢！我原比他大七八歲，所以那時我們常常不在一處玩。」

『他那時也和現在一樣嗎？』

『那有甚麼疑惑的，他那點奇怪的思想，與憂冷的面孔，再不會改變。不過他那時面貌，比現在還紅胖些，不像如今的蒼白色。』

『但……』

『爲甚麼你問我這等詳細……』

達馨沒有答復他這句，偏問道：『姑丈那時自然早就死去了，他也是自幼時不幸呵！』

『的確，那是最可傷心的事！在舊曆的清明節日，那天我同他到茵阜的姑丈的墓地裏去。天嬌傾歎的老松下，蓋着初綠的草痕，我看了那等淒涼的景況，也自然想到姑母家的狀況。我那時也多少知道點悲哀了他呢，却因貪看郊外的風景，不知是來到了他父親的墓前，及至跟隨我們的用人，將預備的供菜，一件一件安置在石的墓桌上，他還折了一枝黃色的迎春花，從林外小聲唱着春風歌走來，及至看見那個大的土堆，他就伏在石的桌子前面，大哭起來……還是過後，他

同我說姑丈死的那年，他才滿七歲，出喪的那天，他曾記得送到這個林子裏，就是在殯葬的那個冬日。他是七歲的小孩子，伏在僕人的肩上，嗚咽的哭！他曾說記得：那時有個老年的人問他爲甚麼哭？其實他還不知道爲甚麼哭的那樣利害與哀痛。不過他說當在那時，他小的心裏，似是破了呢？……」志伯說到此事，多感的達馨，已經是用洋羅的白袖，替天根拭了幾次的同情之淚，及至聽到志伯末後所述天根的話，竟自伏在書案上抽咽地哭了起來。志伯吃了一驚，倏地立了起來，用手推起她。志伯也歎口氣道：『怪不得你聽着難過！我當時聽他說，也覺得心裏有些酸惻……不過你過於容易感動了呵！……』他說時，面上頓然現出疑惑與不安的神色。

一一

天根這夜在床上，那曾得有個安甜的睡覺。在十二點鐘以前，他無興致的取過本中國古詩來，在燈下看，想去排遣排遣心中的悽惶與疑問！那是自然的，他以爲詩境的融化，可以變化心境的憂鬱。那裏防到看過幾首以後，就是一首古時的民歌，末後有四句是：『念我行役，飄然曠野，登高望遠，涕零雙墮！』於是他便將書丟下，很沈悶地和衣臥在帳中。想起定命論三個字的感觸，與

悲切；想起人生之網的迷亂，熱淚便由眼中流到枕上。這樣過了些時候，隱隱地聽見內院中志伯與達馨的談話聲，却不知正在談論他呢。牆上的鐘，敲過十二點以後，他便脫去外衣，蓋了薄薄的被子，將努力睡去。然而他用了幾種書上的催眠法，終至於沒有效力。忽然聽得窗外的花葉上，有滴打滴打的聲音，原來是夜中的微雨。他的帳後，就是後窗，所以聽得分外清切。細漸的雨聲，似乎緩弛地奏着悲劇開始的音樂，一聲聲正着在他的心絃上。他更覺得宇宙的泛舟中，惟似有他一個的孤單與憂切了！他想到在故鄉的母親，想到遠嫁的姊姊，想到平生的遭遇，想到良友的遠離，想到一切；一切的世界中無意味與消極的人生，他寂寥聽着細滴的雨聲，更是反來覆去的睡不寧貼。

到後來，他從帶電光的手錶上，看見短針正指在一點半鐘上，因此他忽然有一瞥般迅忽的思想，聯想到一樁舊事，迷朦地他似乎失了知覺般的，在半睡的狀態中。

短短的竹籬，隔開了花園的小徑，井水由花畦中，汨汨地流着穿過。正是夕陽欲沈未沈下的時候，映着黃金色的返光，射在雨後的柳葉上，放出鮮潤的柔光來。他自己正在竹籬旁邊，徘徊着。

去賞鑑，還是去留連這個春日的斜陽之夕，他這時似是不能判別的。記得他像十三四歲時的大小，他自己也以爲正像這美麗的青春來到，燦爛的前途，有若干可愛的光與花引誘着他；導着他，往前走去。他那時一心想學那書傳上所說的詩人，努力要搜尋詩料，想將各人心中說不出詩境，須一一的爲之寫出。直至於不使有一個人見了他那無數的詩之後，不贊美流淚感動呢！哦！這可是他惟一的青年的志願……徘徊着；想着；忽然看見好笑的她，在柳陰後笑着用手招呼他。他似乎隔了多年不見的故友，便急速地跳過幾道灌木的水畦，走到柳陰中，她却正自拿了一朵玫瑰向他用英語談話。他匆遽地驚疑！她怎麼變成仙女般的玄妙與莊嚴了！不像以前見她時一個天真爛漫，活潑與笑樂了！正在迷惑地思想……突然又變了一個境地，原來在無垠的曠野中，他正追逐着一個修長的暗影，喘息的跑，累得通身是汗，但一步也不肯停止。至於暗影，是個甚麼東西？爲甚麼要去追逐？他是不知道；而且不去思索的。只是後面被冷冽的朔風催着，向前急跑，暗影在前面，似是笑着引逗他，欺傲他。當他剛剛要用手去抓住牠的時候，牠就早跳躍着過去，在風聲中他似乎聽見有人催促他快追的口令。但終於沒有追上。在一個森林中的墓田前面，偉大的

暗影，返向他撲壓過來，他頓時覺得氣悶不過，而且身體全似被繩索縛住般的麻木；與痛苦，一身的汗浸透了被子，哦！忽然由噩亂的夢中，醒寤過來！

三

天根從這天——聽過哲學的講演那天以後，便每天有多半天的工夫，去記些日記。其實他這些日記，並不是記這天日裏的事情，全是隨意想出來的，就寫在上面，並沒有次序與統系，與其稱之爲日記，不如稱之爲雜記還合宜些。他這個工作，尤其在晚間寫去的時候爲多。不上半個月的工夫，就寫成一大本，不過他面容日見憔悴些。他除了到研究室，去研究幾點鐘的哲學以外，回到志伯的家中，便在燈下抄寫他舊日的回記。有一天正在冬初的時候，天氣冷得很，清晨上有水的池裏，已薄薄地結成一層冰。畏冷的雲雀，也不像每天早起，在簷前吱吱唧唧的叫。志伯家的小園中，遍地都是枯黃的落葉。達馨起得很早，正乳着見兒，看他小面頰上，比從前漸漸地紅胖了，烏黑的兩個小眼珠，靈活的轉動着向他母親看。很長的睫毛，與柔細的雛髮，全擁在母親的懷中。他吃幾口乳，使用一雙白肥的小手，向空中亂抓，彷彿要在這個廣漠的世界裏，抓到他稚弱之生

命的一般。項上圍了一條白絨巾，是達馨在秋天剛來到時，替他早預備成的，今天早上初冷的氣候，達馨便第一次將手製的絨巾，替他圍上。不過他却似乎不安與懷疑的驚視，時時用小手去撕開牠。達馨看着孩子漸漸地更可愛了！一手輕輕地拍着；一面却低下頭去在他的額上柔柔地用嘴唇，吻了幾吻。小孩子不曉得母愛的吻，比所吃的乳漿，更是生命上的保護者，他急於迴避，更向母親的懷裏，將頭鑽進去。達馨的心中，充滿了女性的慰安，與快樂！而忽然想起三年前的自己，不禁臉上微微覺得發燒，抬頭看見妝台上鏡中的自己，腮頰上却紅了一片。自己忽然想得沒意思，便轉過頭去看那盆綠蕊菊的花葉，却有一半的離披了。她便真切的感到秋氣的陵厲。自己想起才四五年中，居然變成了妻與母的地位，迴非前時那樣無牽無累的愉快的少女生活了！想到這裏，便無意中又用眼光看看懷中的見兒，正在嘻笑着張着口，似乎要想說話。

她因此想起了一切的問題，她從安靜的腦海中，突然又記起奇怪的表弟天根，這幾個月以來，他似乎越發變得奇怪了！輕易連說話都不說，聽羅雲說，每天他總在十二點鐘的深夜以後，方才安歇。他近來越發瘦得利害，便連好取笑的志伯，也不敢無故的同他說笑話……她沈默的想，

然柔弱的心中，却替天根生出無量的恐怖與憂慮來！她想了一回，便把其他的思想，全行推去，集中於天根身上。末後看看見兒，閉了眼睛，呼吸很勻靜地安睡了，她就輕輕將孩子放在床上，蓋上床夾被，自己就決意要到表弟天根的室中，去偵察他近來有什麼奇異動作的留跡。她剛由臥室出來，迎面吹來一陣冷冽的風，將她的頭髮，倒吹下一些來，覆在臉上。她驟然感得初寒的利害，便重回到室中，加上一身灰貢呢的薄襖，便再出來，到天根的外室裏。

當他走到天根的室門外，自己遲疑了一回，心中作了半晌的判斷。後來就堅決的進來。本來天根住的是志伯家外院的一個舊日的書室，現在自從天根到此以後，便在內間設了床帳，作為臥房。外面的兩間，却為書籍所充滿了。達馨因家事忙亂，常常不到這個外屋裏。這時她剛進來，看見外間的什物，書籍，都很凌亂，一架一架的玻璃廚中的金字巨冊的書，也橫放倒置，很無秩序。她想天根向來不是這樣的，為甚麼這些日子，性情越發變為奇怪，而室中的整潔，也不像從前那樣講究了。不過同時她又想：或者也許是羅雲躲懶的緣故呵！她自外間的書案前邊，立了一會，看見東面牆上所掛的赤臂女神的畫片，也蒙了一層細塵。她知道這張畫片，是天根來此時便帶來的，

他平日非常的珍重，而且他每每同我們談起，便稱贊這張畫的畫法，與其表象是怎樣的美麗與偉大，調子怎樣的勻均，女神是怎樣能代表人生的全體，可見他是怎樣的寶愛牠了。但他從沒告訴過是誰畫的，爲甚麼這幾天竟肯容許這些微塵，去蒙蔽了人生之表象的畫中女神呵？書案上的水盂中，插了一支茭菇葉，也焦枯了。她看看案上，及書架上的書，多是詩集，與些各國的宗教史哲學史，也有幾本新出的文藝雜誌，却有的丟在坐椅上；有的落在地毯上面，有些零亂的草稿，在書中夾着，看去知是多日沒有動筆了。達馨看見室中這等景象，不禁歎了口氣，便緩緩地走入內室來。室中却有種清香，原來是在上星期內，達馨親自爲他，由花池中揀出一顆玫瑰花，送與他，所以雖在初冬的寒晨，還放出微妙的清香來。她看見床上，倒是將衾枕收拾得整潔，靠南面放了一張精緻的漆桌，一瓶墨水，一支禿了尖的金屬鋼筆，鋼筆下有本很厚的洋紙的本子。她便坐在一張椅子上，打開本子看去，許多大小縱橫的字，有的用紅色寫的，有的還有毛筆寫的，還有許多彎曲的洋文，在其中攙寫着。又檢過幾頁下去，於是天根的回憶的記錄便第一次爲她所發見。她在第一頁裏，便看見九月二十一號的五個字，她這時想定心去快快地看；但又自己覺得是偷看

天根的自由日記，似乎不是應該。不過這時的達馨，爲好奇；與爲天根擔憂的情緒所壓迫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於是她用迅速的方法，一行行看去，有許多字看不清楚，便也漏了過去。有的一天有若干頁，她只好略看大意，而一面心裏却很恐怕與慚愧！忽然在一頁裏，有一片話，最使她驚異的是：

『……今日在一本猶太哲學的初期的書中，發現了幾句話是：「生命爲花，美麗的開，亦美麗的落！」美麗的落呵！真確呵！但我只覺得火，在我全體中燃燒……今天分外的迷亂，在昨夜的夢中，我見我的少年的父親，給我一串碧色的念珠，他說——鄭重的說：「這是生命的珠，人人都要有一串的，有珠才能記憶；能思想，你知道這些奇怪的珠子，是你的生命的裝飾品；同時也是你的生命的記數。你要好好地保持牠，要常常用愛的眼淚潤洗牠，要常常如吞服般地記在心裏，你若遺失了，你將永遠——永遠至於無窮，失了你的愛與光明！我原沒有有牠，因爲我究竟沒着意的保持牠，我死了！生命之珠，也散亂了！所以我串成如舊日一樣，再交與你，你若大意的散失了，你將不能有愛，有光明，有你呼吸中的世界，你必要被遺棄在無人的曠野！但是你要用愛的眼淚潤洗牠……」』

下面有一段，還是續寫他的夢境，但字跡很歪斜，並且爲墨水漬透，模糊的看不分明。達馨看到此處，直似入了夢中的奇異一般，便將下面一大段模糊的字，翻過去，又看：

『恰好在今天，又閱書得了這句話……哦！父親呵！你給我你生命之珠，曾在何處？你的兒子，無勇力的兒子的生命，怎麼覺得如落下的花的美麗一般，要逐日的沈到不可測量的水中去！我究竟得不到生命之珠呵！夢中的父親，你快來拯救你不幸的兒子吧……落下的花的美麗……塵土閉掩了牠的目，林中的鳥聲，在天外替牠唱着輓歌……』

達馨看到這裏，再也不能往後看了，心中一酸，幾乎要掉下淚來！正在尋思着，忽聽得羅雲在後面到處喊她，便匆匆地走出。及到了後院，才知是她的兄弟達惠來看她。

達惠是她的異母弟，現在正在中學校讀書，是住在很遠的校內，却隔一星期，便來看候他姊姊和見兒，這天因爲學校裏沒有功課，便從校內走來。離達馨家不遠的地方，方坐了人力車來的。達惠是個活潑有思想的少年，比他姊姊小九歲，平常最好爭氣，同學中都很佩服他有俠士的氣概。他每每在街上替人伸冤屈，看見不平的事，便想加入，因此常常受達馨的勸誡。他這天，天剛明